

ZHONGGUO CHUANTONG
SUSHIJIERI FENGSU

中国 传统岁时节日风俗

杨景震 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

中国传统 岁时节日风俗



杨景震 著

西北
大学
出版
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/杨景震著. —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604-2119-9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节日—风俗习惯—简介—中国 IV. K8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8103 号

书 名 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

作 者 杨景震 著

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

通信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: 710069 电话: 029-88302590

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西安华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604-2119-9/K · 230

定 价 26.00 元



接受记者采访 赵雄韬/摄

作者在国外与国际友人交流学术经验
(中)为日本著名学者樱井龙彦教授
(左)为民俗学家叶大兵



作者在公园





门神（秦琼骑马像）



门神（敬德骑马像）



吉祥如意



天官赐福



国泰民安



风调雨顺

四時報喜

四时报喜



戰 磬 有 魚

戰磬有魚







福禄寿三星



花馍



福禄寿



福禄寿



兽头鞋



钱袋



布老虎



绣花裹兜



祭黄帝陵



黑龙江潭庙会



民间锣鼓

序 一

王 仲 一*

2005年3月以后,我对杨景震同志所著的《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》作了较为深细的阅读,又参照我所涉猎过的民俗书刊及资料作了对比性的考证,再结合我60余年对民俗事象的活动与见闻,研究与思考,对书稿有以下体会。

一、具有民俗资料书的特质

民俗活动与研究,杨景震同志自身经历与考察实验了几十年,可以说,是困苦与艰难,积累与探索,这里边有渐进思解,有求索积累,有观察体会,总之,有无尽的知识与考证,加之广征博采,终于明白了民俗的深奥变化与社会动力。事实正相反,古今中外的城市居民,既是民众,也有民俗,有了文化的人,同样也形成新

* 王仲一,中国民间文艺家、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。

的民俗,民俗本身伴随人类集团共同生活,是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,旧的民俗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或消失,但新的民俗又随社会发展的崛起,民俗的整体与人类共存亡。今天文明社会的人们同样在形成民俗,每个集体都可以有自己的民俗。文明人的风俗,在它的起源上,与其说是国民的,不如说是人类的。中国有许多的岁时民俗,从年三十到年初一,农村到朝廷都要过的。

本书集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的大成,是作者几十年调查研究的成果。书中所用的资料,都是作者亲身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,都是现存生活中的新鲜资料。为了说明历史渊源,也涉及到一些文献资料。总而言之,该书内容丰富,资料翔实,是一本难得的民俗资料书。其资料可贵之处,在于真实。其用法恰到好处。(1)不拘泥于其他著作,对格式、排列、层次均由自己设计章节,系统且明晰,在记述上有扩展;(2)不模仿,采取独特设计,有逻辑性;(3)不滞留,较灵活多采。既有史料、史据,又有传说、旁引。

二、对书稿学术价值的品位

1. 该书稿可称其为一部有精到见解与学术价值的系统著述。作为国内一部较有理论、学术见解的民俗学新成果,可与其他同类著作相媲美,不雷同,独具特色。这是因为:一部书稿的学术品位与价值,在于它面对当今世界与中国的民俗学发展的进程非常适应,并以独到的见解和缜密的考察,撰写出有代表性的新成果。

2. 资料以及叙论的强势,填补了国内民俗学在节日节令风俗方面的缺项。加之此书稿资料量多且有强势,足显民俗学在节令研究方面的魅力和气魄。

3. 黄河、长江流域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。而陕西作为“华夏脉源”独具特色。书稿叙论、记述以陕西及汉族节俗为主脉,兼叙各族特色节俗,给人以强烈的“中华一统,血脉相承”的人文精神

和民俗渊源教育,这种叙论显得公允、和谐,独具生命力和亲和力。

三、书稿的突出特点

民俗学关于古今气象、地理形成的节令习俗,本身就是气象学、人类学、伦理学、文化学的“硬骨头”,无“破釜沉舟”和“攻坚”之志,是难以面对的。本书稿有三个特点:

1. 难得的数十年见闻和体验之作:书稿中关于节日风俗的叙述,看似容易,叙清其来龙去脉却是较难的。作者以七十余年的经历,在岁时节日风俗方面的历法、历书、干支纪年、四季划分、物候节气、二十四节气、月令七十二候等方面,写下约近百项气象节日的考证与知识,特别是二十四节气和月令七十二候所形成的民俗事象,均作了翔实的记述。更难得的是,他在节令形成的习俗方面,以亲身见闻和精选手段,把由气象、物候形成的迎春、迎夏、三秋、冬至以及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、迎、送、食、宿、出行、祭祀、种植收获等约计 200 多项民俗事象,陕西 90 多个县、区及全国有关省、少数民族地区现在活着的流行的民俗习惯,都给予客观的记述,使人一览无余,概而知全,透析内涵,豁然开朗。最大的特色是广而杂,博而采。

2. 难得的积累和思考:据我所知,作者不但有几十年关于节日民俗的经见,更有较为系列的、周全的撰写思考。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,作者就有调查与撰作,但总被社会上以“封资修”、“落后意念”所扼杀,只有到 80 年代初,才在陕西省内外的有关会议上,联络有识之士,提出民俗学搜集和研究、抢救的呼吁,从而得到全省和全国同行的响应与支持。在 1980 年以后,由作者首倡和参与主编的民俗专著《陕西省志·民俗志》、《中国民俗大系·陕西民俗》两部巨著,历经 20 余年,终于出版问世,献与当代和后世。本书关于风俗的分类、节日风俗的产生及特征、“批判与继承”的原则等观点,都为识家所认可,在读者中有深刻的影响。

3. 难得的锲而不舍精神与追求:节日风俗的经见与积累、撰写,和作者的锐意、顽强追求分不开。我国古代著名史志、社会学学者黄遵宪说过:“人情者何,习惯而已。川岳分区,风气间阻,此因其所习,彼亦因其所习,日增月益,各行其道,习惯之久,至于一成不可易,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。”作者数十年追求、研究、探索民俗学的发展与革新,与同仁主持和促进省民俗学会的适应新时期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,都证实了作者所倾注心血的高尚品德和价值品位,摈弃情与物欲社会的干扰,作者以病老凌弱之躯,几度病倒,几度复起,几度提笔再耕耘,都给人形成敬仰学习的榜样。再者,作者不以一己之私念,而求其客观公正,还在全省开展了多次民俗各项事象的普查,团结全省有过民俗经见的工作者,共同研究切磋,兼容集体智慧,丰富个人学识。加之,他又是中国民俗学会理事,多次参加全国学术探讨会,又被邀到日本名古屋参加亚洲民俗探讨交流会,对于各族各地风俗,均有所考察和认知,此书稿,集广见之大成,也非一日之功。

总之,通过上述分析和考证,我认为这部书稿是一部难得的、独特的、有极高的参阅、资政、察今、教育、传承价值的著作。

2005年5月30日写于高陵

序 二

韩 养 民^{*}

杨景震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。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,我与西安地区中青年学者首倡编写《中国风俗丛书》时,独具慧眼的杨先生,即来相约,表态可以出版部分选题。写书难,出书难,一直是文人永恒的苦恼。杨先生雪中送炭,热情支持,我们十分感激!

我同先生接触中感受最难忘的是他的勤奋。先生在编辑工作之余,倾注极大的热情,深入三秦大地,投身民俗学社会调查。1980 年后,他率先响应钟敬文等先生的倡议,积极为全国民俗学会和陕西民俗学会的创立而四处奔走,是陕西省民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,曾先后任中国民俗学会一至五届理事,陕西省民俗

^{*} 韩养民,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,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。

学会副会长、会长，现仍为名誉会长。

杨先生为人正直，不随风使舵，不曲学阿世，数十年来一直辛勤耕耘在陕西民俗学中，梳理了秦人丰富多彩的民俗资料，主编《陕西省志·民俗志》、中国民俗大系丛书《陕西民俗》等书，受到民俗界的好评。耄耋之年，仍笔耕不辍，又撰《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》。“年龄有老学无老”，先生这种精神，令人钦佩！

我有幸拜读《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》书稿，深感该书有两大特色：其一，作者对风俗研究造诣深厚，书中论述内容丰富，资料翔实。对传统风俗的起源、发展、变异等不仅有较为详细的论述，而且有自己独到的分析，值得称道。其二，书中把岁时节日风俗与农业生产的关系，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就给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探索民俗奥秘的一把钥匙，得知岁时风俗、物候与季节的变化，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导和制约作用。要做到“不违农时”、科学种田，必须根据物候与季节变化的规律行事。显然，此书是杨先生的力作。

民俗文化是一民族靓丽的名片。当西学“西风落叶下长安”、“欧风美雨满乾坤”时，中国民俗学虽然没有成为显学，却有顽强的生命力，一代又一代民俗专家、学者，为振兴中国民俗学而呐喊，不断思索追求，不断碰壁苦斗，如同一心向佛的僧人，苦心修行，在物欲漩涡中寻求心灵平衡，在岁月的长河中寻求精神良种。

中国民俗学是一新兴的学科，伴随着国家的富强，受到海外普遍关注。2003年10月，我应中华世纪坛之邀，赴巴黎参加中法文化年，主持“黄土高原民俗展”，民间艺术品，热销巴黎。今年6月，应邀赴德国访问，图亦根州副议长 Birgit Pelke 女士主动提出请我们举办民俗展。可见，中国民俗学是一门受海内外欢迎的学科。

21世纪，是人类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元并存的新时代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各种文化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碰撞、交流与融合。

中国民俗学适应社会变革,重塑新格局,一定会愈来愈受到社会重视。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营养物质,创造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、新的、先进的民俗文化学。惟有如此,才能够“拓宽生命的河流,弘扬生命的色彩,舒展生命的个性”。

作为后学来为杨先生的大作写序,深感惶恐和不安。但杨先生盛情嘱咐,岂敢塞责。写了上面的话,是自己一点感受,向读者求正,并感谢杨先生的厚爱。

是为序。

2005年7月于西北大学新村